



SINCLAIR LEWIS

诺贝尔文学经典

大街 Main Street

【美】辛克莱·刘易斯 著

樊培绪 译

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美国小镇生活群像
因讽刺太辛辣，批判太尖刻，招致评论界甚至亲人的猛烈谴责
一年内印刷28次，被称为“20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轰动事件”
他曾拒绝普利策奖，又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经典

大街
Main Street

【美】辛克莱·刘易斯 著
樊培绪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街 / (美) 刘易斯著 ; 樊培绪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506-0827-6

I. ①大… II. ①刘… ②樊…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8532号

- 书 名 大街
著 者 (美) 刘易斯
译 者 樊培绪
责任编辑 李相东
选题策划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李村 邮编: 102600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409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827-6
定 价 32.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83670220)

美国，在文明、进步的路上

（代译序）

樊培绪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1930年11月的评奖结果，在美国评论界引起的反应主要不是欢迎和赞赏，而是谴责和攻击。大多数评论家不但谴责辛克莱·刘易斯，而且谴责诺贝尔奖评委会“对美国的侮辱”，说授奖给辛克莱·刘易斯是“因为他的书满足了欧洲人侮辱美国的欲望”。辛克莱·刘易斯本人对此当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1920年他的《大街》出版后引起的反应也是爆炸性的。《大街》一方面在当时美国出版史上创了销售量的最高纪录，千万读者争相购读，一年之内印刷了二十八次；另一方面，它也招致保守的评论界对作者猛烈的谴责。《大街》的讽刺太辛辣，揭露批判太尖刻了。作者的乡亲（认出自己是小说人物原型的）不原谅他，辛克莱·刘易斯的父亲（《大街》主人公肯尼科特大夫以他为原型）也不原谅自己的儿子。从1920年到1929年辛克莱·刘易斯的五部小说都充满了批判性，无怪乎保守势力对他那么深恶痛绝。辛克莱·刘易斯本人当然毫不妥协。和1926年他拒绝接受普利策奖不同，1930年这次他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在领奖时发表了题为《美国对文学的恐惧》的长篇演讲，继续抨击保守势力。嘲讽、揭露、批判落后和保守势力，是他一生的创作基调。他一生的价值在这里，他对美国文明、进步的贡献也在这里。他死后，墓碑上镌刻的，除了姓名和生卒年外只有“《大街》的作者”这几个字。

辛克莱·刘易斯1885年2月7日生于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索克森特（Sauk Centre）镇。该镇在辛克莱·刘易斯出生时只有2870人。他父亲是医生。辛克莱·刘易斯从小性格内向、孤僻，他爱阅读、思考，爱观察、写作。17岁中学毕业，到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读了半年书后，考入耶鲁大学。1903年至1908年，

在耶鲁大学念书这几年当中，他曾利用假期到船上做工，借机去过两次英国；他还曾短期到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1968）在新泽西州创办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场干过活；他还到纽约做过临时工，编辑儿童诗向各杂志出售；他还曾坐轮船统舱去巴拿马运河区找工作。1908年6月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学位，然后在美国各地漫游，做过编辑、记者，认识了不少左派作家，包括杰克·伦敦。他大学毕业后主要就是靠一支笔维持生活的。他结婚两次，都以离婚告终。他一生出版过二十多本书，文章不计其数。20世纪20年代成名后他经济收入丰厚，但他多次游欧洲，常以旅馆为家，生活始终显得落寞、孤单。辛克莱·刘易斯于1951年1月10日因心脏病在意大利罗马逝世。按照他遗嘱的要求，他的骨灰运回故乡安葬。

辛克莱·刘易斯的早期（20世纪20年代之前）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突出成就；3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也走下坡路，尽管作品不少，但都算不上大手笔。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是他文学创作上了不起的时期，写了五部杰作。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上详加评论的也就是这五部小说：《大街》（Main Street, 1920），《巴比特》（Babbitt, 1922），这两部小说不仅成了美国小说史上的扛鼎力作，而且两书的书名已作为词条收进《美国传统词典》、《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简明牛津词典》等词书中；《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 1925），写一位正直的医生阿罗史密斯为坚持科学研究、造福人民而到处碰壁、历尽艰辛和磨难的事迹；《埃尔默·甘特里》（Elmer Gantry, 1927），写一个宗教骗子埃尔默·甘特里劣迹昭著，但步步高升的荒唐经历。教会保守势力对这部书极为恼火并对作者威胁、谩骂了多年；《多兹沃思》（Dodsworth, 1929），反映20世纪20年代两性关系观念的变化。工程师出身的富人多兹沃思，其妻自私、虚荣、追求享受，最后家庭破裂。总之，这五部作品足以体现辛克莱·刘易斯的思想及艺术成就。

长篇小说《大街》出版后没有几年，“大街”就在美国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语。前面提到的英、美出版的几种权威性词典，以及我国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对“大街”一词都有特定的解释，即泛指一种保守、狭隘、实利主义、自我陶醉的观念和行为。讽刺、批判这种观念行为是长篇小说《大街》的主旨。当然，如同一切文学杰作一样，《大街》的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是丰富、复杂、多层面，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大街》写了八十多个人物，其中出场较多的人物有三十多个。卡罗尔和她丈夫肯尼科特医生是两位主要人物。两人思想性格不同，优缺点不同。他们对待镇上的不同事件和各种人物持不同态度，自己的思想性格也从而展现出来。书中描写的众多人物又以其各自的言行及人际关系，构成了格佛草原镇这幅五光十色的风俗画长卷。

女主人公卡罗尔出生在一个法官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养，聪明美丽，思想单纯，心地善良，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的大图书馆短时工作过。她和肯尼科特这位乡村医生结婚后愿意随丈夫到格佛草原镇定居，是抱着“改造草原小镇”的愿望而去的。但她在回家的火车上已经感到肮脏、混乱，下火车后在她面前呈现的小镇，面貌寒碜、丑陋、单调、呆板。人际环境同样糟。镇上的人，包括可以左右镇上事务的上层人物，大都心胸狭隘，思想保守，自满自足，庸碌粗俗，爱搬弄是非，爱打听别人的闲事，甚至偷窥别人的一举一动。她想做点儿实事，如改建市政厅，改造旧房，但上层人士和富人不支持，她碰了一鼻子灰。在她之前，律师盖伊·波洛克也抱有和她类似的愿望，但碰壁之后畏缩、消沉，自称感染了“乡村病毒”。镇上也有以青年、少妇为主体的俱乐部、读书会，但他们的活动乏味、肤浅，那些读书报告在学术上完全是空洞、过时的。时间稍长，卡罗尔在众人眼中就成了高傲、任性、自命风雅的人。大家对她敬而远之，她无法融入这个社群。因为与律师波洛克有较多共同语言，因为对裁缝店小工人埃里克的爱读书有好感，想助他一臂之力，卡罗尔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成了闲言碎语中的焦点人物，思想压力不堪忍受。对这个镇，她在厌恶之外，又增加了一层恐惧。更使她目瞪口呆的是恶势力对弱者的欺凌、迫害。工人迈尔斯因为相信无神论，于是不为教会所容；因为言语直率、敢顶撞有钱人，所以被全镇孤立，最后丧妻失子，在镇上无法立足，一走了之。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来镇上当教师的弗恩·马林斯小姐，遭到流里流气的男生调戏，反遭学生家长辱骂，最后也不得不离开这个小镇。对工人迈尔斯和女教师弗恩真正表示同情并给予精神安慰的，全镇只有卡罗尔一人。后来她在小镇实在待不下去了，也只好出走。

卡罗尔在华盛顿待了两年，感到首都和小镇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她明白了：恨个别的人和事是不必要的，这些人和事带有普遍性。挫折和打击磨掉了她的一点儿棱角，但她的锐气并未消磨尽。她成熟、灵活一些了，但并没变得虚伪。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后是一去不回的，卡罗尔两年后却从华盛顿返回格佛草原镇。那不是兴高采烈的凯旋而归，她是怀着失败英雄的悲壮感回去的。尽管她承认自己失败了，但她恪守自己的信念，声称对镇上的陋习还要继续批评指摘。

和卡罗尔热心改革不同，肯尼科特大夫思想保守，没有什么“开拓、前瞻”的兴趣。要说“前瞻”，他结婚后想先攒点儿钱再生个孩子，然后盖一所让全镇刮目相看的漂亮房子，再就是攒够养老的钱。为此，在行医之外他热衷于做地产生意。他的兴趣过分向物质倾斜，略显低俗。他不仅不同情、支持卡罗尔激进的思想、言行，而

且无法进入卡罗尔读诗、听音乐那些精神领域。他不仅循规蹈矩，对激进的言行还以“绳之以法”之类的口吻加以谴责、反对，而且他把卡罗尔欣赏的高雅艺术斥之为“破烂货”，嗤之以鼻。这些都是作者对他的贬抑，甚至对他的粗鲁举止，如当着别人的面搓脚趾之类，辛克莱·刘易斯描写起来笔尖也是饱含辛辣味的。

但作者决无全盘否定这个人物之意。相反，他处处赞颂这个人物的优秀精神品格，使读者对肯尼科特油然而生敬意。首先是肯尼科特埋头苦干的踏实精神。作为乡村医生，哪怕半夜三更接到病人电话他都马上出诊，风里来雨里去，冰天雪地不能开汽车就赶马车，病情危急就在病人家中简陋的条件下动外科手术。卡罗尔是目睹了这些情景的。平时因两人性格不合她忧郁感伤，但在丈夫的救死扶伤的英雄行为面前她变得像小学生一般崇拜、惊叹。另外，肯尼科特心地善良，因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比起卡罗尔他平时是多了一点儿等级观念的。对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他平时是不太放在眼里的，但一旦这个下等人得了病他就会尽心尽力去救治。贫穷的病人因暂时付不出医药费而畏畏怯怯，他会加以宽慰，甚至还关照家人拿点儿食物给病人充充饥。他虽然不懂济慈的诗和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但他医术精湛，并努力追赶医学新进展。无数病人就在他那双外科医生的巧手下转危为安了，尽管他那双手不善于爱抚自己的妻子。还有，肯尼科特医生爱祖国、爱家乡、爱家人。哪怕中伤他妻子的流言蜚语满天飞，他也不为所动；哪怕妻子出走，他也到华盛顿去向妻子表达自己的诚意。这都是男子汉的宽阔胸怀。肯尼科特和卡罗尔两人之间这种互相包容，是他们克服差异免于家庭破裂的基本条件，也是他们各自的内涵和修养的表现。他们都是有突出的优点又有严重缺点的。作者显然爱用对照的手法来显示人物性格。比如拿卡罗尔的缺点和肯尼科特的优点一比照，就更清楚地她缺乏韧性，缺乏埋头苦干、一干到底的精神。拿卡罗尔和女教师维达·舍温一对照，也显出卡罗尔缺乏灵活、变通的弹性。维达·舍温毕竟干成了一件漂亮的实事，把新校舍建起来了。这事关键在筹款。向富人游说募捐不但要有耐心而且要有技巧，像卡罗尔那种一语不合调头就走的性格最终是一事无成的。她的思想带有空想、浪漫色彩，她的性格也略显肤浅，虽然她对自己的信念很执著，对下一代的进步充满信心。

卡罗尔和肯尼科特的突出优点，不但与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是一致的，而且也在全人类的普世伦理主要原则是一致的。文明、进步是先进力量对保守、落后势力作斗争的历史进程。自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社会又一次掀起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潮流。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消除贫困和愚昧。社会改革的深化导致20世纪20年

代美国经济、文化的繁荣。美国有文学史家认为斯托夫人和辛克莱·刘易斯是最能顺应历史潮流的作家。斯托夫人用《汤姆叔叔的小屋》唤起人们对蓄奴制的憎恨，辛克莱·刘易斯则用《大街》唤起人们对深化社会改革，战胜愚昧、落后的热情。《大街》的问世，无疑是对美国文明、进步的贡献。

这就是美国——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位于小麦、玉米产区，那儿有许多奶牛场和小树林。

我们故事中的那个镇叫做“明尼苏达州格佛草原镇”。不过镇上的“大街”和全国各地的“大街”并无二致。这故事和在俄亥俄州、蒙大拿州，在堪萨斯州、肯塔基州或伊利诺伊州听到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和在纽约州或卡罗来纳州山区讲述的故事也没有多大区别。

“大街”是文明的峰巅。因为有汉尼拔入侵罗马，伊拉斯谟隐居牛津著书立说，今天这辆福特牌汽车才得以停靠在时装公司门前。食品杂货商奥利·詹森对银行家埃兹拉·斯托博迪的一言一语，对伦敦、布拉格以及海上荒岛来说都是新的法规。凡是埃兹拉不知道、不认可的东西，都是异端邪说，不值得去了解，想想都是有害的。

我们的火车站是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萨姆·克拉克五金店每年的营业额，都使已成人间天堂的四乡啧啧称羨。玫瑰影官上演的影片寓意深刻，它的幽默也是绝对正经的。

这就是我们的令人欣慰的传统以及坚定的信念。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去描绘“大街”，或者怀疑还会有别的信念这样来折磨老百姓，那不正是暴露了自己是个愤世嫉俗的异己分子吗？

目录 ——

Contents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19
第四章	30
第五章	51
第六章	64
第七章	77
第八章	88
第九章	94
第十章	104
第十一章	118
第十二章	137
第十三章	146
第十四章	153
第十五章	167
第十六章	185
第十七章	195
第十八章	207
第十九章	220

第二十章.....	231
第二十一章.....	241
第二十二章.....	252
第二十三章.....	263
第二十四章.....	275
第二十五章.....	292
第二十六章.....	301
第二十七章.....	308
第二十八章.....	312
第二十九章.....	327
第三十章.....	342
第三十一章.....	354
第三十二章.....	363
第三十三章.....	375
第三十四章.....	388
第三十五章.....	395
第三十六章.....	401
第三十七章.....	408
第三十八章.....	414
第三十九章.....	427

第一章

1

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座小山上，伫立着一位姑娘。五六十年前奇帕瓦族印第安人曾在这儿栖身。在北方湛蓝天幕的衬托下，姑娘的身影像浮雕一样分明。现在已经看不到印第安人了，映入她眼帘的是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面粉厂，以及摩天楼灯光闪烁的窗户。她正在想着的不是印第安女人，不是水陆货运，也不是身影总在她四周的北方佬皮货商。她现在正沉思着胡桃奶油巧克力糖、布里厄^①的剧本、那些坏家伙要排练的种种理由，以及那位化学教师盯住她那把耳朵盖起来的新发型的情景。

一阵和风在千里麦田吹拂而过。她的塔夫绸裙子被吹得鼓了起来，是那么优雅，那么充满活力，那么美丽动人。山下路上偶尔瞥见她的人，不由得把心收紧，对她的闲适充满渴望。她举起双臂，身子后仰，背顶着风。她的裙子垂下了又被吹开，一绺头发也被吹乱了。山顶上的这位姑娘青春年少，人世未深，天真温顺。她在和风中陶醉，就像她渴望陶醉在生活中一样。这充满期待的青春，是一出没完没了的痛苦的笑剧。

她就是卡罗尔·米尔福德。她从布洛杰特学院溜出来一小时了。

拓荒时代，少女戴遮阳帽的时代，用砍伐松树开荒的斧子把熊砍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这位叛逆的姑娘，代表了被称做美国中西部的令人迷惘的帝国的精神。

^① 布里厄（1858-1932），法国戏剧家。

布洛杰特学院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区边缘。这是正统宗教的堡垒，至今还在和伏尔泰、达尔文、罗伯特·英格索尔^①的近代异端邪说辩论。明尼苏达、艾奥瓦、威斯康辛、南北达科他州虔诚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那里，学院也保护他们，使之免受一般大学的歪风邪气的影响。不过学院也庇护那些乐于助人的姑娘，爱唱歌的小伙子，以及一位真正喜欢弥尔顿和卡莱尔的女讲师。因此卡罗尔在布洛杰特待了四年，并非完全虚度光阴。学院不大，对手很少，爱冒风险又多才多艺的卡罗尔就得以崭露头角。她爱打网球，爱主办火锅聚餐会，选了戏剧研究班的课，去“对唱”，还参加了旨在艺术实践和加紧推广“大众文艺”的五六个社团。

在她班上有两三个女孩比她漂亮，但是没有一个人比她更热情。喜欢在课堂开玩笑的人当中，喜欢跳舞的人当中，她都同样引人注目，尽管布洛杰特学院三百个学生里头，朗诵得比她准确的有几十上百，波士顿舞跳得比她潇洒的也有几十人。她浑身上下都是活生生的——纤细的手腕，粉红色的皮肤，天真少女的双眸，黑色的头发。

当她穿着薄睡衣，或者洗完澡从浴室冲出来时，同宿舍的女孩子们看到她苗条的身段都感到吃惊。她的身材好像只有她们想象的一半大小，她是个需要理解和关怀的弱小孩子。姑娘们窃窃私语：“超凡脱俗的小精灵。”可是她的精神有影响力，她大胆地相信想象中还相当朦胧的光明、美好的事物。和布洛杰特女子篮球队那些体格健壮的女队员中任何一位相比，她都显得精力更充沛。那些女队员穿着端庄的蓝喇叭灯笼裤，有粗棱的羊毛袜下小腿肚鼓鼓的，她们在体育馆练球奔跑，把地板踩得砰砰作响。

即使疲倦了，她的目光还是警觉的。她到现在还不知道世上这种力量多惊人：做起残忍的事若无其事，做起蠢事来还傲气十足。不过即使碰到了那种令人沮丧的势力，她的两眼也绝不会变得阴郁、沉重或者热泪盈眶。

因为她的热情，因为对她的喜爱，还有被她激起的“迷恋”，卡罗尔的熟人在她面前都是畏缩、拘谨的。就是在她热情洋溢地唱着赞美诗，或是兴致勃勃地琢磨着

① 罗伯特·英格索尔（1833—1899），美国政治家。

恶作剧时，她依然显得有点儿冷淡和挑剔。也许她容易上当受骗，而且她生来崇拜英雄，可是她凡事总要问个究竟，而且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管她会成为怎样的人，她绝不是个安安稳稳的人。

她的兴趣广泛使她弄巧成拙。起先她希望自己有一副非凡的嗓子，接着希望有弹钢琴的天才，她还希望有演戏、写作、管理组织机构的才能，一件接一件。她总是感到失望，可又总是重新抖擞精神——投身到立志成为传教士的学生志愿者行列，给戏剧俱乐部绘布景，给学院的杂志拉广告等等。

星期天下午在小教堂的演出，是她登峰造极的成就。在暮色中，她拉着小提琴跟着风琴的主旋律。烛光照到她身上。她穿着一袭笔挺的金色的长连衣裙，弯着手臂拉弓，嘴唇紧闭。这时候，每个男子都对宗教充满爱意，也对卡罗尔倾心爱慕。

临毕业的一整年，她都焦急地把自己全部实验和部分成就与职业生涯联系起来。在图书馆的台阶和主楼的走廊，每天都有一些女生在谈起“毕业以后干什么”的问题。即使那些姑娘知道自己就要结婚了，也要假装正在考虑一些重要的职位；哪怕知道自己非工作不可，那些人也要暗示有一些了不起的求婚者。至于卡罗尔，她是个孤儿。她唯一的近亲是一位平庸乏味的姐姐，已经嫁给圣保罗一位眼镜商人。她已经把父亲的遗产花掉了一大半。她没在谈恋爱——换句话说，她不是经常谈恋爱，而且每次谈恋爱时间都不长。她得自食其力。

可是怎样自食其力？怎样征服世界——几乎完全是为了世界本身得益——她就不明白了。大多数没订婚的姑娘都打算当教师。这些人分为两类：漫不经心的年轻女子承认，一旦有机会结婚，就离开“讨厌的教室和肮脏的孩子”；那些用功的，其中有些是前额又大又圆、眼珠突出的少女，在班级祈祷会上祈求上帝“引导她们迈向至高无上的福地”。这两种人对卡罗尔都没有魅力。头一种人看来“心不诚”（这段时间她最喜欢用这个字眼）。而那些诚挚的少女，依她之见，因为只相信死抠语法来评价恺撒，所以是福是祸还未可知。

在大学最后一年，她先后多次作过最后决定：攻读法律，写电影剧本，当专职护士，嫁给一个来路不明的角色。

后来她对社会学很感兴趣。

社会学教师是新来的。他已经结婚，因此对他要有所避忌。不过他是从波士顿来的，又曾在纽约大学区和一些诗人、社会主义者、腰缠万贯的犹太人社会活动家生活在一起，而且他那白皙、强健的颈项非常漂亮。他领着一班嘻嘻哈哈的学生到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去参观监狱、慈善机关、职业介绍所。卡罗尔慢吞吞地走在队伍的最

后，看到别人大惊小怪地盯着穷人看，就像在动物园里一样，她就感到愤愤不平。她感到自己是个大救星。她用手按住嘴，用食指和拇指把下唇捏得生疼，皱着眉头。因为远离这伙人她感到沾沾自喜。

有个名叫斯图尔特·斯奈德的同班同学，是个魁梧、能干的年轻人，他身穿一件灰色法兰绒衬衫，系着褪了色的黑领结，头戴一顶绿紫条纹的时髦鸭舌帽。他和卡罗尔走在别人的后面。他一脚踩在南圣保罗牲畜围栏的马粪上，于是对卡罗尔发牢骚说：“这些呆头呆脑的大学生，我真烦透了。他们真不可一世。该让他们到农场干干活，像我一样。那些工人能把他们全都耍得团团转呢。”

“我就是喜欢那些普通工人。”卡罗尔容光焕发地说。

“只是你别忘了，那些普通工人并不认为自己普通。”

“你说得不错！真对不起！”卡罗尔吃惊地、谦卑地动了动眉毛。她的目光充满了对世界的慈爱。斯图尔特·斯奈德凝视着她。他把两只红彤彤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口袋，又猛地抽出来，果断地松开拳头，在自己身后把两手捏紧。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知道，你理解人。那些讨厌的女生一大半——哎呀，卡罗尔，你能帮人很多忙的。”

“这话怎么讲？”

“噢——没什么——你知道——同情就行了——如果你是一——比如说，你是律师的太太。你会理解他的当事人的。我准备当律师。我承认，有时候我在体贴别人方面做得不够。我对人很不耐烦，简直受不了。你要是碰到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就好了。你会使他更——更——你知道——更能体贴人！”

他微微噘起双唇，两眼像看家狗一样，乞求她津津有味地听他讲下去。正当他的感情汹涌澎湃时，她避开了。她喊道：“噢，看那些绵羊——有好几百万头呢。”她快步地往前走。

她对斯图尔特不感兴趣。他没有白皙、好看的颈项，又没有在著名的改革家中间生活过。目前，她想得到贫民福利房的一间小室，像修女一样却不用穿黑袍，还能做善事，读萧伯纳的作品，大力帮助一大群心怀感激的穷人。

在社会学课外读物中她看到一本书，论述的是改善乡村的事——植树啦，乡镇露天演出啦，少女俱乐部啦等等。书上还有法国、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的草地和花园围墙的照片。这本书是她无意中发现的。她那时轻轻地打了个哈欠，又轻巧地用手指尖拍了拍嘴巴。

她懒洋洋地坐在窗边的座位上浏览这本书，穿着棉线长袜的纤腿交叉着，膝盖顶

着下巴，一面看书一面抚摸着一只绸缎枕头。她周围是布洛杰特学院宿舍到处都有的东西：窗下有花布罩的座位，姑娘们的照片，一幅古罗马圆形竞技场的复制画，一只火锅，十几个枕头有的是绣花的、有的缀着玻璃珠子，或者有烙画。只有一幅跳舞的酒神女祭司的微型画在这里很不协调。除了这幅画是卡罗尔自己的，别的东西都是从几代女学生那儿继承下来的。

她认为这部论述改善乡村的论著，就是这种平庸现实的一部分。不过她的烦躁不安突然消失了，她如饥似渴地读起这本书来。到三点钟的铃声召唤她去上英国历史课之前，这本书她已浏览了一半。

她叹了口气说：“我毕业后要做的就是这个！我要到一个草原乡镇干，把那地方弄得漂漂亮亮的。要给人启示和激励。我想到时最好当教师——不过我不会当那种类型的教师。我不会懒洋洋地混日子的。他们干吗要在长岛建那么多花园别墅？谁也没到这西北部丑陋的小镇干出点儿名堂，除了举办一些振兴基督教大会，建一些图书馆去收藏儿童读物，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要让他们种上草坪，建起可爱的乡村小别墅，还有一条诱人的大街。”

整堂课上她都感到得意洋洋。这种课是乏味的教师和不愿上课的二十岁的孩子之间的争辩，在布洛杰特学院很典型。教师总是取胜，因为学生非回答他的问题不可，而对学生的离经叛道的问题，他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反击：“这问题你们到图书馆查过没有？那好吧，你们该去查一查！”

历史教师是位退休牧师。他今天有点儿爱挖苦人。他问那爱好体育运动的查利·霍姆伯格：“查利，你追赶那只害人的苍蝇入了迷，假如我问你知不知道英王约翰的事，会不会妨碍了你？”他令人高兴地问了三分钟，才搞清楚没有一个学生能记住制定英国大宪章的确切日期。

他的话，卡罗尔没听进去。她要画完砖木结构的市礼堂的屋顶。她发现草原乡村有个人对她画的逶迤的街道和拱廊不以为然，可是她召集了镇委会，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他。

卡罗尔虽然生在明尼苏达，但她的心和草原村镇并不贴近。她父亲是马萨诸塞州人，笑容可掬，不修边幅，又博学又善良，还很风趣。在她整个童年时代，父亲都在曼凯托当法官。曼凯托不是草原村镇，它的街道两旁有绿树成荫的花园，小路两旁长着榆树，和白房绿树相掩映的新英格兰如出一辙。曼凯托位于峭壁和明尼苏达河之间。紧挨着特拉弗斯。最初来定居的人曾在这里和印第安人签订过协议。那些偷牛贼也曾在一队队警察拼命追捕时骑马飞奔到这里来。

卡罗尔曾经爬上这条幽暗大河的堤岸，倾听过与大河有关的种种轶闻传说：有的说到大河西边广袤大地的黄色洪水、白色水牛角；有的是关于南方的码头、爱唱歌的黑鬼、棕榈树林——大河永远神秘地朝那边流去。她仿佛又一次听到六十年前在沙洲上搁了浅的、有高烟囱的内河轮船上令人震惊的呼喊声、沉重的喷气声。她仿佛看到甲板上的传教士、戴高礼帽的赌徒、披着红毯子的达科他州酋长……夜晚河流一带传来的汽笛声、扑通扑通的划水声在松树林旁回响，漆黑流淌的水上闪着亮光。

卡罗尔一家的生活有很多新花样，他们乐在其中。圣诞节的礼仪既令人吃惊，又充满柔情；“化装晚会”上既纵情欢乐，又令人感到荒唐可笑。他们家所讲的神话里的野兽，不是晚上从柜橱跳出来吃小女孩的动物，而是心地善良、天真烂漫的精灵——有一个精灵是羊毛做的，蓝颜色，住在浴室，会飞奔出来给孩子们暖小脚丫；另一个精灵是红褐色的煤油炉，会咕噜咕噜地小声说话，会讲各种故事；还有一个精灵是这样的，如果父亲边刮胡子边唱歌，一旦唱出第一句孩子们就马上从床上跳起来去关窗子的话，那么这个精灵就会在吃早饭前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米尔福德法官的教育原则是，只要孩子们喜欢，什么书都让看。在他那沉闷的藏书室里，卡罗尔如饥似渴地读巴尔扎克、拉伯雷、霍桑和马克斯·穆勒^①的著作。他严肃认真地教孩子们认百科全书书脊上的字。每当那些彬彬有礼的客人问起“小家伙”的学习情况时，他们都很认真地反复念出书脊上的字，令客人们听到后感到吃惊。

^① 马克斯·穆勒（1823—1900），德裔英国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